

青未了

人文齐鲁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7月28日

星期四

阅  
人  
文  
知  
齐  
鲁

□□美编  
编辑:  
向明  
平丽

济南是由泉而生、傍泉而建、因泉而盛、拥泉而美的城市。济南的历史是用泉水书写的。泉是济南最可珍视的自然和文化遗产，是济南人的文化乡愁和精神家园。因此济南被誉为“泉城”。“泉城”之名极大地增强了济南在海内外的知名度，提升了济南市民城泉一体、泉为城魂、爱泉护泉、永续利用的自觉精神和历史意识。所以，“泉城”——过去与现在是，将来也应是济南认同度、辨识度、综合度最高的城市品牌。可您知道“泉城”这一雅号出自何人，兴于何时，以及它的前世因缘吗？



# 孔孚让“泉城”雅号流传于世

□周长风

由“水都”至“泉都”

济南没有流传开来的雅号

孔孚(1925-1997)，当代著名诗人，原名孔令桓，山东曲阜人。他自1950年开始以笔名“孔孚”发表诗歌作品，1957年后长期遭受政治磨难，晚年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思想能量得以释放，艺术才华得以挥洒，以极高的自我期许和独到的诗学思考，专注于新山水诗的创作，终自成一派，在当代诗坛产生深广的影响。

对孔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，众多学者已经做出深入分析和全面评价，对此我没有系统地学习，不敢置喙。只是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济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，未见民国及之前称济南为“泉城”的记载和相关论述，根据新近获知的多种文献，发现济南雅号“泉城”最早出现在孔孚先生的诗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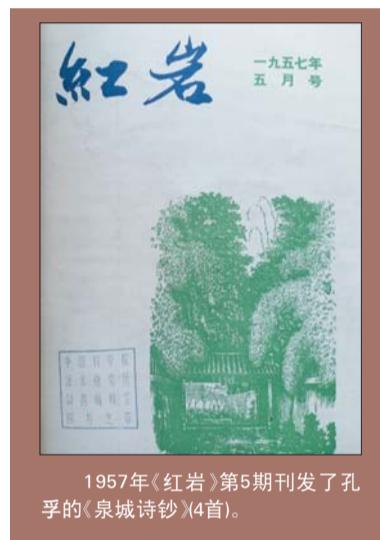
济南造化独钟，古城内外遍地流泉。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在《齐州二堂记》中赞道：“齐多甘泉，冠于天下。”元代著名地理学家于钦在《齐乘》中赞道：“济南山水甲齐鲁，泉甲天下。”清代学者沈廷芳在《贤清园记》中赞道：“济南名泉甲天下。”虽然古时文士对济南泉水多有赞美，似并未创造或特意择取一个词来进行总体的形容概括，或许有过，也没形成共识而流传开来。

自20世纪中国进入现代社会，人们的观念更新、眼界拓宽，对城市的关注与认识不同于以往，表现之一即是以雅号来概括城市最主要的禀赋和特征，济南的雅号先着眼于“水”，进而聚焦于最富特色、最为宝贵、最须珍爱的“泉”，加之修辞方面的考量与选择，经历了由“水都”至“泉都”再至“泉城”的演变。

至晚从1917年起，济南被中外人士普遍称作“水都”。如1944年9月号北京《国民杂志》刊登吕保田的文章《水都济南漫步杂记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在许多的广告上都写着‘水都济南’的什么什么，实际上，济南也真不愧称为‘水都’。”

1948年，北洋大学(今天津大学)采矿系地质学科教师方鸿慈，在《地质论评》第13卷第22期发表《济南地下水调查及其涌泉机构之判断》一文，其中写道：“在水量缺乏水质恶劣之华北地带，唯济南得天独厚，泉水最多，水质甘冽，故夙有泉都之称。”

从那时起至1964年，“水都”很少再被提起，“泉都”作为济南的雅称，常见于图书报刊。如196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任山东省政协驻会委员、济南市博物馆副馆长郑亦桥撰著的《济南》，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唯一的全面介绍济南名胜古迹的通俗读物，《名泉》一章写道：“济南泉水著称全国，有‘济南泉水甲天下’和‘泉都’之称。”



## 1957年，“泉城”第一次形诸文字且公开发表

那么“泉城”是何时出现于孔孚诗里的呢？目前探寻到的答案是1957年。这一年孔孚32岁，或许因想出“泉城”一词而欣喜不已，诗情大涌，一连创作并发表了两组《泉城诗抄》(前一组“抄”写作“钞”)和一组写入“泉城”一词的《济南散诗》，随后在当年遭受政治打击，至1962年稍得宽释，略可出声，又创作并发表了一组《泉城诗抄》。

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，孔孚重登诗坛，似凤凰涅槃，如脱胎换骨，一切从头开始。1987年1月《未名诗人》杂志提问：“您的代表作分别写于什么时期？”他回答道：“自认为五十四岁(1979年)以后才真正写出一点诗来。那是山水诗。”孔孚的女儿孔德铮接受暨南大学教授张丽军采访，谈到其父1979年以前的诗时说道：“我爸爸说过，那些东西已经死了。”(见2022年第4期《当代小说》)

孔孚生前选编的《孔孚集》等多本自作诗集，孔德铮选编的《孔孚诗选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出版)，只收录1979年以后的作品，因此他的《泉城诗钞》和《济南散诗》几乎不为今人所知。

以孔孚晚年秉持的“避实就虚，以虚生灵，由灵而通，抵达无限”的诗学观念，他对年轻时的作品是很不满意的，不愿示之于后人。但是全面地关注、客观地研究一位作家，就不能不掌握和解读他的生平经历和全部作品。每个诗人都摆脱不掉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，同样诗作也毫无例外地含有时代和环境的因素。诗作一旦发表，就不完全属于作者。研究诗作，可以据此研究作者，也可以据此研究其产生的时代与环境。特别是孔孚首创“泉城”雅号，或者退一步称“首倡”，即第一个形诸文字且公开发表，这乃是济南地域文化史上当记一笔的重要事情，孔孚厥功至伟，他本人也许并不在意，而笔者认为功不可没，自应追根溯源，细解详说。

1957年，孔孚的第一组《泉城诗

钞》(4首)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主办、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月刊《红岩》第5期(5月7日出版)上，诗题分别是《济南》《珍珠泉》《微雨中济南素描》《春水》。在这些诗里没有“泉城”二字。为使读者对那时孔孚诗作的情韵和风格有所感受，并便于与他后来的新山水诗进行比较，选录第一首《济南》：

大明湖，济南的眼睛，  
小河流水，济南的脉络，  
趵突泉，济南的心！

济南的眼睛是清澈明净的，  
济南的血液是快活的，  
济南的心脏是永远跳动的。

1957年5月13日，孔孚在《大众日报》第3版发表组诗《济南散诗》(四首)，前三首题目分别是《呵！湖呵，湖呵，济南！》《天泉》《明湖上的小路》，诗中没有“泉城”二字，第四首《一列蓝色的列车开往北方》，则反反复复出现“泉城”。全诗如下：

一条小路闪着青光，  
一列蓝色的列车开向北方；  
列车呵，披满江南的落花，  
轰轰隆隆，滚过泉城的身旁。

蓝色的列车呵，请带走泉城的问候，  
问那古老的北京身体健康；  
说泉城日夜殷切地把她思念，  
这里有一掬清泉，请捎去把它献上……

蓝色的列车点头应诺，  
迎着北方的晨风奔向北方。  
列车驶入蓝色的晨雾里  
泉城上空久久地有激动的回声  
震荡……

1957年，孔孚还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星星》诗歌月刊第7期上发表《泉城诗抄》(6首)，诗题分别是《泉水》《趵突泉》《济南人》《红色的河》《走在石路上》《天泉》。在这些诗里亦没有“泉城”二字，其中《天泉》已见于《大众日报》。选录第1首《泉水》：

没有户户垂杨，  
确是家家泉水；  
这里地下仿佛不是泥土，  
而是泉水，泉水……

1962年，孔孚在《山东文学》月刊第3期刊登的组诗《泉城诗抄》(2首)，诗题是《珍珠泉》《马刨泉》。《珍珠泉》已见于《红岩》月刊。《马刨泉》里没有“泉城”二字。此诗写南宋初年，济南守将关胜誓不降金，与伪齐刘豫血战而死，坐骑刨地出泉的传说。由这组诗可知，诗人虽然复出，但是诗情大为衰减，5年后再次发表《泉城诗抄》，竟只拿出一首新作，且满篇悲愤，不见往昔明朗心境，两首诗并无一句说及现实。

孔孚一系列“泉城诗”发表后，得到山东特别是省城文艺界、新闻界的认同与跟进，许多作者在作品里也开始使用“泉城”一词。1958年山东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《前哨》(《山东文学》前身)第10期，刊登山东禹城第一中学田毅的组诗《泉城变成钢铁城》(6首)，其中

第4首题为《济南泉城有美名》。

1961年3月5日，《山东文学》编辑、著名作家吕曰生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赞美济南春天的散文《泉城早知春》。

1962年《山东文学》第8期刊登孔孚好友、济南著名作家徐北文的《济南柳枝词》(8首)，第7首写道：“多少诗人生历下，泉城自古是诗城。”同年该刊第9期刊登济南著名诗人山青的诗歌《泉城三泉》(三首)，分别写济南珍珠泉、金线泉、趵突泉。

1963年4月2日《大众日报》第2版刊登述济南市邮电局一位投递员先进事迹的通讯《泉城“鸿雁”——葛人杰》。同年秋冬，济南市歌舞团排练演出了由祁本隆、孙丽、杨夫英、张朝群、张继伦编导，表现邮递员顶风冒雨送报刊信函到千家万户的男子群舞《泉城鸿雁》。

## “泉城路”诞生后，“泉城”成为济南第一城市品牌

“泉城”比“泉都”更合乎口语，声音更响亮，渐渐地为世人所熟悉，所喜用。

1965年1月，济南市人民委员会将西起西门桥，东至青龙桥的西门大街、院西大街、院东大街、府西大街、府东大街、东城根街，以及两侧的一部分南北向胡同合并，改名为泉城路。“泉城”一语有了可见可触的实体，有了可常常挂在嘴边、形诸文字图像的依附，其传播的广度、频次和受欢迎的程度迅速提升，由此超越“泉都”，成为济南的第一雅号。

随后济南开始大量涌现各类“泉城牌”产品，香烟、灯泡、收音机、钟表、洗衣膏、服装、改装汽车、水泥、公文箱、化肥等等。50多年来，济南生产的“泉城牌”产品，以“泉城”命名的单位，难以计数。“泉城”从“泉城路”诞生那一刻起，便成为济南的第一城市品牌，今天无可替代，将来亦只能踵事增华。

“泉城”诞生时只是一个人的欢乐，在随后的30年间，人们并不关心它的出处，更不在意它的前世因缘，即使它成为妇孺皆知、传闻天下的热词熟词，也没见有文章将孔孚与“泉城”一词的发明连在一起。然而今天看来，孔孚对济南的这一贡献是多么巨大。

在“泉城”命名的功劳簿上，孔孚当居首功，“泉城路”路名的首倡者则应居次席，可惜我们并不知道“泉城路”的命名过程，更不知道哪位前辈是值得后人铭记的首倡者，希望未见的档案里会有记录，等待有心人去发现。

最后说一句可算是题外的话。1979年后，孔孚先生以新的理念、新的方法又创作了许多吟诵济南风物的诗篇，如《灵岩寺钟》《春日远眺佛慧山》《飞雪中远眺华不注》《钓鱼台小立》《答客问》《泉边》《大明湖一瞥》，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，您若与前面抄录的《济南》《泉水》相比较，应能约略看出“白天鹅”幼年的模样。